

兩千三百年前，「中國」只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

《神州大地》第 1 集 · 語言：中文 · 時長：12:20

出處：sylogs.com — 歡迎轉載分享，請注明出處

「中國」這兩個字，在兩千三百年前，

指的並不是一個國家。

按當時一位齊國人的說法，

它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

這句話不是誰的推測——它寫在《史記》裡。

這段話，出自《史記》的〈孟子荀卿列傳〉

司馬遷在這裡記下了戰國時代齊國人

鄒衍的一套說法。

原文是這樣寫的——

「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

乃所謂九州也。」翻成今天的話：

儒家所說的那個「中國」，只是天下的

八十一分之一。這個「中國」有一個名字，

叫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部又分成九州，

就是《尚書·禹貢》裡大禹劃分的那九州；

但這九個州還不能算真正的「州」。

而在赤縣神州之外，還有八個和它一樣大

的地方。九乘九，共八十一份——

這才是「天下」的全部。

我們今天說的「神州」，出處就在這裡。

順帶說清一件事：鄒衍講的九州，

和《禹貢》的九州不是同一套。

本片從頭到尾採用《禹貢》的版本——

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

理由很簡單：上面那段原文自己寫的是「禹

之序九州」，只有《禹貢》這套州名，

能和「禹」對得上。

鄒衍是齊國人。他的生卒年史載不詳，

比較通行的說法，是他大約生活在公元前

324 年到公元前 250 年之間。

他主張「五德終始」，用金木水火土五種力量

的輪替，解釋朝代為什麼會更替；

他也提出了「大九州」。

當時的齊國人，給了他一個外號——

「談天衍」。這個外號記在《史記》裡。

齊國人這樣唱：談天衍，雕龍奭，

炙轂過髡。說的是三個人的三個特點：

鄒衍能談天，騶奭會雕龍，淳于髡說話像

車軸上的油一樣流利。

這句評價一半是佩服——佩服他敢把整個

天下重新畫一遍；一半是調侃——

調侃他談的東西太遠，沒有辦法驗證。

這裡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

鄒衍是齊國人。齊國在今天山東半島，

三面環海。

戰國時代的齊國，航海不是新鮮事——

從半島渡海到朝鮮半島，那時的人走過。

一個天天看得見海的人，會很自然地問一句：海的那邊，是什麼？

「中國之外還有九個同樣大的地方」這個想法，不一定來自航海見聞；但它誕生的地方，正在海邊。

這是我們的解讀，不是史書的記載——不過它解釋得通一件事：為什麼這套學說出自東方沿海，而不是中原內地。

一個詞從戰國活到今天，兩千三百年裡，換過幾次用途。最早的用法是四個字連在一起——赤縣神州。到了後來，人們開始把它拆開：或者說「赤縣」，或者說「神州」。

這不是我們的推斷，後世文獻裡就是這麼用的。用「赤縣」最出名的一句，是毛澤東 1950 年寫的〈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用「神州」的，是同一作者 1958 年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要注意，它的全稱是「七律二首」，不是「七律」——這是一組兩首。

第二首裡有一句：「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那一年，江西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病，《人民日報》在

1958 年 6 月 30 日報導

了這件事，毛澤東在第二天寫下這兩首詩。

兩個例子放在一起，能看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同一個人，在同一個詞上，一次選了「赤縣」，一次選了「神州」。

這說明到二十世紀中期，「赤縣」和「神州」已經是兩個可以互換的詞——都是這片土地的古稱。但「神州」再往後走，用法又變了一層。

它從一個地理書上的名字，變成了一個帶感情的詞：寫詩用它，起名字用它；今天上天的飛船叫「神舟」，兩個字讀音相同。

它不再是一個地理學命題，而逐漸變成了一種自稱。

回到鄒衍。這套「大九州」說出來以後，發生了什麼？《史記》給了兩句話——一句是評價，一句是結果。

評價是四個字：「其語闕大不經」——話說得極大，不合常理。

結果是：「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諸侯和貴族第一次聽到他的學說，都被震住了，甚至想照著做；但後來，沒有人真正實行。

一個把天下放大八十一倍的學說，為什麼推行不下去？

因為它沒有用。對當時的君主來說，天下的邊界在哪裡，不影響他今天怎麼收稅、怎麼徵兵、怎麼和鄰國打仗。

鄒衍畫的那張圖太大了，大到和他所處的時代沒有關係。他甚至無法證明它——「八十一分之一」這種說法，當時沒有任何辦法檢驗。於是「談天」這個外號，慢慢從佩服變成了「不著邊際」的意思。大九州說在後世被歸進「怪迂」一類，和陰陽災異放在一起。

但事情在這裡轉了一個彎。

十九世紀，世界地圖傳入中國。

人們忽然發現：中國之外，確實還有別的文明、別的陸地、別的海洋。

「中國之外還有什麼」——鄒衍提出的問法，是對的。他只是答錯了。

他給的答案是九個和中國一樣大的地方，真實的答案是七大洲四大洋；但在他那個年代，能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本身就已經很少。

今天，「神州」還是中國的別稱之一。

和它並列的還有幾個：赤縣、

九州、華夏、中華。這些詞各有來歷，

本片要講的，是其中最特殊的一個——

因為「神州」誕生的時候，它不是一句自稱，它是一個尺度。它回答的是「我們有多大」，而不是「我們是誰」。

而《禹貢》那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它們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們對應著具體的土地。

冀州是今天的河北一帶，兗州在山東西部，
青州在山東東部，徐州在江蘇北部，
揚州在長江下游，荊州在兩湖，
豫州是中原，梁州在四川，雍州在陝西、
甘肅一帶。兩千多年過去，這些地名有的變成了一個省的名字，有的變成了一座城的名字，有的變成了我們每天吃的東西的產地。這就是這個系列要做的事。

《神州大地》不是一部旅遊片，
也不是一部歷史片。
它要做的是把「神州」這兩個字，
還原成具體的地面——一站一站地走，
看每個地方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出產什麼、做什麼生意、出過什麼人、
留下了什麼。我們會從北京出發，
沿著運河到揚州、泉州、廣州；
從廣州出海的人，在開平蓋起了碉樓，
在福建建起了土樓，在山西開出了中國
第一張匯票，在徽州立起了牌坊。

再往後，是蘇州的園林、杭州的西湖、
景德鎮的瓷器，是雲岡、龍門、
敦煌的石窟，是泰山和曲阜。

這一條線走到底，會回到北京——
因為我們出發的地方，和我們回來的地方，
是同一座城。

最後，說回鄒衍。他一生走了很多地方，
但在其中一個國家待得最久——

燕國。燕昭王為他築了一座宮殿，

叫碣石宮，拜他為師。

《史記》原文寫的是：「昭王擁彗先驅，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燕昭王拿著掃帚為
他清道，請求坐在弟子的位置上聽他講學。

一個君主，用這樣的姿態對待一個學者。

燕國在哪裡？燕國的都城叫薊城——

位置就在今天的北京。

下一集，我們從這裡開始。

片裡提到的這些東西，都還在原來的地方。

一個詞、一條河、一座城，能活到今天，

靠的不是別的——是每一代都有人記得。

本片的完整文字稿、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在 sylogs.com。

訂閱這個頻道，我們下一站見。

Source / 出處：sylogs.com